

族群文化與發展

洪泉湖・劉阿榮 主編



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 印行

族群文化與發展

洪泉湖 劉阿榮 主編



◇本書係中華民國族群與多元文化學會所出版之論文集第 12 集◇

族群文化與發展

主 編：洪泉湖、劉阿榮

發行人：廖雪鳳

出版者：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38號2樓

電話／(02)2228-9070 傳真／(02)2228-9076

郵撥／第50140536號 本社帳戶

<http://www.chienhua.com.tw>

[e-mail:chienhua@chienhua.com.tw](mailto:chienhua@chienhua.com.tw)

編輯委員：謝政諭、鍾文博、劉碧蓉、高輝、鄧毓浩、邱榮舉、
彭立忠、李禮仲、林國章、鍾國允、謝易達

編輯助理：陳葦柔、陳宥君、游華芳

封面設計：呂欣庭

封面圖片：大連沉魚

排 版：商鼎電腦排版部

◎本書所有論文均經雙向匿名外審修正後方予出版。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一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主編序

有關族群關係的研究，在學界一向有不同的面向，有些學者偏好從政治與經濟面來剖析當代族群衝突與整合的各項歸因，有些學者則偏好從社會與文化面來探索族群認同或文化傳承的可能途徑。基於此，本學會（中華民國族群與多元文化學會）於去（2011）年收錄論文 27 篇，出版《當代族群關係》一書；今年則收錄論文 18 篇，出版《族群文化與發展》一書，期能提供不同面向之研究結果，供各界分享。

本書的論文包括台灣的客家文化發展 4 篇、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 6 篇、中華文化的發展 4 篇、閩南文化的發展 1 篇，以及中國大陸少數民族的文化發展 3 篇。在客家文化發展方面，羅肇錦的「詞彙是文化發展的主題符號——從幾個客語詞彙談起」一文，主要是從客家語言的詞彙，談到客家語言起源於南方；何石松的「從客家諺語看文化間的會通」一文，則從時令節氣諺語及生活哲理諺語來探討客家語與福建語之相互會通；俞龍通的「節慶活動與區域發展之研究——以客庄 12 大節慶苗栗塲龍為例」一文，從苗栗塲龍節來分析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觀光節慶在帶動區域發展上所常遇見之難題，並提出因應策略；劉煥雲的「當前兩岸客家文化發展方向之比較研究」一文，則從巨觀的途徑省思兩岸客家文化發展的方向，並將兩岸客家文化發展做一概括性之比較。

在原住民族文化發展方面，童春發的「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比較文化的觀點」一文，從比較文化的觀點，敘說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的發展，指出往昔外來文化對原住民族的威脅，並認為未來原住民族語言文化之保存與發展，應與南島族群相連結；浦忠成的「原住民族公務員結構及其意義——以 100 年度為例」一文，從公務員結構探討原住民族公務員之表現，他認為在專業知能方面，原住民公務員還需要再加強；黃東秋的「原住民族社區部落非物質遺產——阿美族耆老口說智慧」一文，從阿美族耆老的口說智慧和愛唱

歌的語句中，表達出原住民新生代的族群自信與認同；楊仁煌與林靜玉的「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之研究－以阿美族會所文化為例」一文，旨在探討阿美族會所文化，包括歲時祭儀、部落政治、技藝研習、律法遵守等等，證明會所文化對原住民族文化的傳承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姚蘊慧和陳嘉霖的「災後重建中的原住民族發展與文化衝突－以達瓦蘭部落家屋重建為例」一文，則從達瓦蘭部落的災後重建，來探討漢人政府對原住民族發展的不瞭解，以至漠視了原住民空間領域神聖性的連結；沈建中的「論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發展－從我國原住民族政策觀點探討」一文，則從政策演變的觀點，審視了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的困境。

在中華文化的發展方面，周德榮的「論中華文化變遷在當代台灣的發展軌跡與脈絡」一文，指出科技文化、資本主義文化與速食文化對中華文化發展之衝擊最為鉅大，並指出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使中華文化在台灣出現了另一條活路；賴美惠的「中華文化在台灣的發展－以京劇戲曲為案例」一文，從京劇戲曲的改革出發，指出它是中華文化發展的一項成功實驗；謝政諭的「從思想、文化觀反思臺灣人民族認同的變遷」一文，較為特殊，旨在探討台灣人的族國認同觀，他認為台灣人的族國認同，受到傳統思想文化、現代思想文化、兩岸現代化及國際關係等因素的影響；劉碧蓉的「國父紀念館與中華文化在台灣的發揚」一文，則是從國父紀念館的角度，述說中華文化如何在台灣發展與生根。在閩南文化的發展方面，洪泉湖的「閩南文化在台灣的發展：以民間信仰為例」一文，則以媽祖信仰和王爺信仰為例，論述閩南文化中民間信仰在台灣變遷與發展。

至於中國大陸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方面，周建新的「現代化進程中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發展的路徑探索－以廣西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為例」一文，是從現代化的推動，討論廣西毛難族和壯族傳統文化的保護所遭遇之困難，以及其因應之道；良警宇的「穆斯林『東漸』與回族文化的發展」一文，則從穆斯林的向東流動，論及中國東南部回族所受到的文化影響；最後，南文淵的「城市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研究－以東北少數民族為例」一文，則從城市化的觀點，探討東北少數民族所受的文化衝擊，並提出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傳承的基本做法。

感謝國立國父紀念館的合作，感謝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蒙藏委員會等政府機關的指導，也要感謝國立國父紀念館、中華民國國家發展研究學會的合作支持，以及臺灣民主基金會、實踐研究基金會和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等民間團體的贊助，使得本學會（中華民國族群與多元文化學會）得以順利主辦本次「2012 台灣海峽兩岸族群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而本論文專書也得以順利出版。本學會冀望透過本書之出版，能發揮拋磚引玉之功能，引發國內乃至兩岸學界對族群文化及其發展之重視，並從事進一步之研究，則對兩岸多元族群文化的發展，必將有所助益。

最後，對於長期協助本人處理研討會會務與出版工作的祕書及助理們，更要表達我由衷的謝意！如果沒有妳們，這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族群與多元文化學會 洪泉湖 謹識
2012 年 12 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族群文化與發展／洪泉湖, 劉阿榮主編. --臺北市：商鼎數位，民102.1

面； 公分

ISBN 978-986-144-108-5 (平裝)

1. 族群問題 2. 多元文化 3. 文集

546.5907

102001713

目 錄

詞彙是文化發展的主題符號－從幾個客語詞彙談起	
羅肇錦	1
客家諺語與福建諺語的會通	
何石松	15
節慶活動與區域發展之研究－以客庄 12 大節慶苗栗塆龍為例	
俞龍通	45
當前兩岸客家文化發展方向之比較研究	
劉煥雲	67
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比較文化的觀點	
童春發 (Masegeseg Zengror Gadu)	85
原住民族公務員結構及其意義－以 100 年度為例	
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	111
原住民族社區部落非物質遺產－阿美族耆老口說智慧	
黃東秋	131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之研究－以阿美族會所文化為例	
楊仁煌、林靜玉	149
災後重建中的原住民族發展與文化衝突	
－以達瓦蘭部落家屋重建為例	
姚蘊慧、陳嘉霖	173

論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發展－從我國原住民族政策觀點探討 沈建中	191
論中華文化變遷在當代台灣的發展軌跡與脈絡 周德榮	211
中華文化在台灣的發展－以京劇戲曲為案例 賴美惠	227
從思想、文化觀反思臺灣人民族認同的變遷 謝政諭	255
國父紀念館與中華文化在台灣之發揚 劉碧蓉	283
閩南文化在台灣之發展：以民間信仰為例 洪泉湖	301
現代化進程中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發展的路徑探索 －以廣西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為例 周建新	319
穆斯林「東漸」與回族文化的發展 良警宇	339
城市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研究－以東北少數民族為例 南文淵	353

詞彙是文化發展的主題符號 ——從幾個客語詞彙談起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
羅肇錦

壹 前言

人類各民族的發展，都因循著他的地理環境及人文的特質而改變，而人文的特質又常被他們的自然環境所左右，所謂怎樣的地方養出怎樣的人，也就是「地靈人傑」勝過「人傑地靈」。司馬遷《史記》〈李斯列傳第二十七〉：「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於是他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慢慢體會出人必須選擇環境跳出束縛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很感慨的說：「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這是李斯感嘆一般人在卑劣的環境生活久了，慢慢懶於去改變環境，讓自己飛越出來，反而自明清高甘於貧窮，這是非常要不得的行為。

客家人長期居處山區¹，食物短缺，經濟條件無法與他族競爭，所以養成堅忍有耐力的特性，不管環境如何困窘，都要自食其力設法解決，於是發展

1. 從閩西、贛南、粵東、粵北、湘東南到桂東南，這一大片相互接連的客家分部地區都屬山區。

出擅長製作醃漬、曬乾菜類的習性²（可以和韓國的泡菜相比附），也培養出隱忍耐苦怡然自得的個性，這一切都是「山」的個性使然，因為「客家」的「客」字，本義就是「山」。

在中國南方山區的民族（包括彝緬、瑤畬、侗傣），在文化發展史上，曾經用過「和」、「禾」、「窩」、「俄」、「哈」、「客」……等借音字代表「山」的意思。如《唐史蠻書》卷八〈蠻夷風俗〉這樣記載：「谷謂之浪，山謂之和。」《新唐書南詔傳》更清楚解釋：「夷語山坡陀為和。」所以古有「和蠻」即今有「哈尼」，「和」與「哈」同聲，「尼」意為人，意指住在山上的人。歷史上稱呼有和夷、和蠻、和泥、禾尼、窩泥、幹泥、俄泥、阿泥、哈尼、阿木、俄泥、羅緬（自稱和泥）、糯比（自稱哈尼）、路弼、卡情、畢約、情塔……，都是相同的詞，用相近音的漢字去對譯的結果。

而與客家關係密切的畬族，他們的語言「客」與「哈」同音，因此畬族早期被稱為「山哈」或稱「山客」，意指住在山上的人。下面就從「客原義是山」開始，談客家文化發展主題，可以從詞彙中找到答案。接著舉幾個客語關鍵詞彙，來解釋客家文化的核心問題，從而證明詞彙是文化發展的主題符號。

貳 客人→客家人

在台灣，閩、客祖先從福建廣東移墾以來，客家人都稱閩為「學老」（hok lo），稱自己為「客」（hak）；稱閩南人為「學老人」（hok lo ngin），稱客家人為「客人」（hak ngin）；稱閩南語為「學老話」（hok lo fa），稱客家話為「客話」（hak fa）。反之，閩南人都稱自己為（ho lo），稱「客」為（kieh）；稱閩南人為（ho lo lang），稱客家人為「客人」（kieh lang）；稱閩南語為（ho lo hue），稱客家話為「客話」（keh hue）。所以在台灣

2. 客家人的祖源地閩粵贛山區，與外聯絡不便，秋冬之際不易取得外來物資，必須自己預做貯藏，才能在漫漫冬日有菜可吃。於是醃漬、曬乾、貯存便是最重要的工作，因此「醃漬菜」以及「曬乾菜」，特別盛行。最著名的乾醃臘製品要數「閩西八大乾」。所謂「閩西八大乾」是指過去汀州府管轄下的八個縣，每個縣都有一種代表性的乾製食品。如永定菜乾、上杭蘿蔔乾、武平豬膽乾、連城地瓜乾、長汀豆腐乾、寧化老鼠乾、清流筍乾、明溪肉脯乾。

三百多年來閩客之間，都只有「客人」、「客話」、「講客」的說法，沒有「客家人」、「客家話」、「講客家話」的複雜稱呼。因為這些加上「家」字的稱呼是國民政府來台（1949）以後才加上去的。也就是說「客家」的稱呼是移墾台灣之後，原鄉人自己改變稱呼，所以國民政府遷台後大陸籍作者的出版品都稱「客家」，例如：

- 董同龢 1948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史語所集刊十九本
 周法高 1955 桃園縣志語言篇 桃園縣志編輯委員會
 楊時逢 1957 桃園客家方言 史語所集刊二十二本
 Søren Egerod 1959 A Sampling of chungshan Hakka studio
 （慶祝高本漢先生七秩壽辰文集）
 袁家驊 1960 漢語方言概要 文字改革社
 黃基正 1967 苗栗縣志語言篇 人文志卷二
 楊時逢 1971 美濃客家方言 史語所集刊四十二本三分
 橋本萬太郎 1972 客家語基礎語彙集 東京外語大學

而台灣本地的客家出版品，遲至九十年代都不用「客家」兩字，仍保留古早只稱「客」、「客話」、「客人」的稱呼。如：

- 羅肇錦 1990 講客話 自立出版社
 劉添珍 1991 客話字典 自立出版社
 楊政男、徐清明、龔萬炆、宋聰政 1998 客話字音辭典 台灣書店

至於最早出現「客家」稱呼的書籍文獻，可追溯到羅香林寫《客家研究導論》的時代（1933），我們比較下列四本書的稱呼，可以了解在大陸原鄉本來指稱「客」、「客方言」，土客大械鬥以後，在地廣東人稱山區搬來的「客」為「客家」，所以外來傳教士也用「客家」的稱呼，其實更早期的溫仲和及羅翹雲仍只稱「客」、「客方言」。羅香林的書就是因應那個時代，宣示客家是中原南遷的漢族，所以採用當時廣府人及外來傳教士所用的「客家」稱呼，把她的書命名為《客家研究導論》，書出以後大家都稱「客」為「客家」。

溫仲和 1898 光緒嘉應州志方言志 卷七方言

羅翹雲 1922 客方言 古亭書屋

D.Maclver 1926 客英字典 (hakka dialect) 南天

Ch.Rey 1926 客法字典 (dialecte hac-ka) 南天

綜合起來看客家稱呼的演變如下：

山哈→山客→客+人→客人

→客+話→客話

→客+家→客家+人→客家人

→客+家→客家+話→客家話

不過這裡除了在地廣東人稱山區搬來的「客」為「客家」以外，也涉及南北方語序不同，所以與北方話接觸頻繁的大陸客家區，為了分辨北方官話「客人」（北方語序為 A+N：客+人→客人）是指到家裡做客的人，所以把客家地區的「客人」³改成「客家人」，才不會和語序改變以後的「客人」（到家裡做客的人）混淆。由此可見「客人」一個詞彙，包含多少族群關係？甚至涉及族群語法相反，造成用法糾纏不清，若不把這類詞彙的改變一一釐清，就無法了解稱呼改變的真相。所以「客人」一詞是客家文化發展的主題符號，先在這裡做個明證。

參 「客」(ha?)：「和」→「哈」→「客」

前面說明「客人→客家人」的關係，但未說明「山哈→山客」的原因，因此提出第二個關鍵詞彙「山客」與「山哈」的關係及其衍變發展。

3. 「客人」在客家話指「客家人」，因為南方語序為 N+A，所以「客人」語序變成：人+客→人客，所以借用北方語序以後「客人」一詞，變成做客之人，為了區分清楚，所以大陸地區改以「客家人」稱之。台灣閩客語都保留南方語序為 N+A 的用法，做客之人一律用「人客」，所以「客人」繼續沿用，沒有改「客家人」的必要。

(一)「和」與「哈」同聲，原義為山：

這裡再引《唐史蠻書》卷八〈蠻夷風俗〉稱：「谷謂之浪，山謂之和。」《新唐書南詔傳》：「夷語山坡陀為和。」兩則文獻，可以看出所謂「和蠻」指的是分布在「山坡陀」即半山區的民族，客家人生活的地形，基本上與「和蠻」一樣都是生活在「山坡陀」即半山排的民族。

今天在滇南哀牢山和四川沅陽山區梯田負勝名的「哈尼族」（彝族一支），在李澤然先生的《哈尼語研究》（李澤然，2001）⁴指出哈尼族居住環境大多為山腰台地，一般統一稱之為「和人」，就是《新唐書》的「和蠻」「和夷」。記錄許多當地哈尼語稱山為「山」音xɔ55the55，稱「山坡台地」音xɔ55 the55 lo31 kho55。「和蠻」即今之「哈尼」，「和」與「哈」同聲，「尼」意為人。

(二)語「客」字唸「哈」：

從游文良（2002）《畬族語言》所採錄今天福建、東一帶僅存的畬族語，「客」字音讀為：福安念haʔ5、福鼎念haʔ5、羅源念haʔ5、三明念haʔ5、順昌念haʔ5、華安念haʔ5、貴溪念haʔ5、蒼南念haʔ5、景寧念haʔ5、麗水念haʔ5、龍游念haʔ5、潮州念haʔ5、豐順念haʔ5、潮畬heʔ5、豐畬heʔ5。

以上資料可以看出畬族早期稱「山哈」後來改稱「山客」的原因是借音漢字採用不同字體而已，正與台灣的「貓狸」（bali）改「苑裡」（vali），後又改「苗栗」一樣，今天有許多福建（如永定）、廣東（如陸河）山區的客家都被稱為「山客」或「半山客」，原意都是住在半山腰的人，是保留本義的稱呼，而住在比較都市生活水平較高的人，就自以為水平較高是客家人，住半山腰的水平較低是「山客」或「半山客」，其實都是「客人」，原意都是指住在山腰上的人。

倒是尚未解決一個問題：既然「哈」本義是「山」，為何畬族被稱「山哈」或「山客」，稱呼上重複一個山字。這要從漢語翻譯不同族語的習慣入手，常用的辦法一般稱之為「漢譯加字」。

4. 紀錄「山」音 xɔ55the55，頁 233「山坡台地」音 xɔ55the55lo31kho55。頁 249〈哈尼族祖居地考〉、頁 255〈哈尼族半山文化初探〉都指出「和」在當地意為半山坡，「蠻」是漢族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的歧視稱呼。

(三)「山」→「山哈」是漢譯加字⁵：

所有畚語「客」都念「haʔ」與「哈」、「ha」音非常接近。對後期沒有入聲的官話音去對譯，「haʔ」很自然的譯成「哈」，說成「哈」怕不懂其意，所以又加一「山」字稱「山哈」，後來改用「客」字，就稱「山客」，在畚語而言不管是「山哈」或「山客」，都是「haʔ」這個稱呼。這是少數民族地名或族名常有的「漢譯加字」現象。

覃聖敏（2003）解釋漢譯加字規範的形成，認為一般漢譯詞中會按照漢語地名結構的模式進行規範，如壯語中「水塘」為tam31，漢字譯做「潭」，tam31 lai31（長方形的水潭）案壯語地名結構模式音譯做「潭累」，可是在漢語地名結構模式規範下卻譯成了「潭累塘」。相同的，壯語中「阪」（ba:n55 村子）ba:n55 mo35（靠近泉水的村子），漢字譯做「阪麼村」，都是在漢語地名結構模式規範下所譯成的新地名。雲南的西雙版納，「阪」（ba:n）指村子，「納」（na）指田，結合起來：阪（村子）+na（田），「版納」就成了「田莊」的意思。而「西雙」在壯語是指一千兩百，因此「西雙版納」在壯語是指一千兩百個村莊組成的地方。

可見從「和蠻」的「和」，與「哈尼」的「哈」，到「山哈」的「哈」，甚至「山客」的「客」都是ha這個基礎聲音的轉化，他們原來的意思是「山」。

(四)閩粵贛一帶流行一句話：「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

閩粵贛一帶流行一句話：「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如果細細的考察，在閩、粵、贛地區，客家的住地都是山區為主，所以閩西、粵東、贛

5. 我們對外來語除了借用漢字直譯其音以外，習慣在前面加上漢字的本義字，讓人一聽就懂其意，形成既譯其音又譯其義的「漢譯加詞」，如「哈巴」（haba）在滿蒙語是「狗」的意思，只譯「哈巴」怕聽者不懂，所以再加「狗」字，說成「哈巴狗」。又如「沙發」（sofa）在英語是「長椅」的意思，只譯「沙發」怕聽者不懂，所以再加「椅」字，說成「沙發椅」。
6. 李澤然《哈尼語研究》哈尼族的村寨大都建在半山腰上，唐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宰相張九齡《勅安南首領饒仁哲書》中，有「和蠻（哈尼）大鬼主孟谷娘」。那時哈尼族之所以被稱為「和蠻」，依據《蠻書》卷五「谷謂之浪，山謂之和，山頂謂之蔥路。」是「和蠻」意為居住在山坡上的民族。「和」意為半山坡，「蠻」是當時漢族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的歧視稱呼，依其本族自稱則為「和尼」，「尼」是「人」的意思，大民族統治階級將其易之為「蠻」，因而稱之為「和蠻」。

南，以前的住民稱「活聶」（吳永章，2002）「山哈」⁵，意即「住在山上的人」，後來從這一帶往外遷徙的客家人，也都住在山區為多，如龍岩州客家人住在永定、上杭、長汀、連城、清流、明溪、武平、寧化山區，州政府所在地龍岩反而不說客話，漳州客家人住南靖、平和、詔安、雲霄是山區，漳州市、漳平等都市不說客話，饒平縣客家人住地饒洋、三饒是山區，縣城黃岡非客家區，海豐陸豐近海及平地是潮州人聚居，山區才是客家人住地。台灣客家人住桃、竹、苗丘陵地，山區才是客家聚居處，靠海的地區都是閩南住地。早期漳州客也住嘉義、台中、彰化的山區，近海地區都是閩南人。

總之有閩客混居的都是山區客家平地閩南，如漳州、汀州（今龍岩州）、韶州、惠州、潮州。如屬純客家縣地區，也都是全面山區，所謂地無三里平，舉目盡山巔，如梅州的大埔、豐順、興寧、五華、平遠、蕉嶺等地，都是高山頂嶺山林石壁為多。因此以住地而論客家人是「住在山上的人」，與前面所舉「山哈」、「山客」的原義若合符節。

肆 畬在客語本義是人

客語數人的量詞，從民間到官方出版品，都用「儕」（音sa）字當作人的量詞，如「一儕人」（一個人）、「當多儕」（很多位）、「麼儕」（哪一位），但是從語音上推斷，「儕」字怎麼音變都不會念成sa才對，這是找尋漢字採用最不應該用的「借義使用」的方式，實不足為訓。真正合理的漢字應該就是「畬族」的「畬」（音sa或qia），以「畬」（音sa）的族名表示人，正是世界各地許多少數民族，他們的族稱就是族語「人」的意思。我們先比對客家話「誰」（man ngin 或說ma sa）跟「什麼」（mak ge）兩個疑問詞：

ma + ngin → man ngin（麼人）

ma + ke = mak ke（什麼）

ma sa（誰）= ma ngin（誰）

比對之下很清楚知道，ma是疑問詞，sa = ngin（畬=人），所以自己客家話就已經清楚的指出「畬」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一畬」就是「一人」，「一個人」就是「一畬人」，「恁多畬」就是「那麼多人」。這語閩

南話da33 bo55 或za33 bo55（查甫）是指（人＋男），da33 bo53 或za33 bo53（查某）是指（人＋女），其他 da33 gie55（人＋家）da33 kuaN（人＋官）等，都是語序相反的男人、女人、家人、官人的一致用法。閩客語比對之下，客語的sa 就是閩語的za 或da，都是指「人」。再者，閩、粵、贛交界的許多純客家縣都留有許多帶有「畬」詞尾的地名，卻完全沒有畬族人。也沒有任何文獻記載當地畬族人因某事在某個時期大舉遷移或死亡，那麼畬族人哪裡去了？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畬族人變成客家人」，也就是說「客家人就是畬族人脫變而成」他們吸收漢語變成客話、學習漢字耕讀傳家、改變盤瓠崇拜、狗頭王崇拜，變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儒道文化，社會制度也由母系社會轉成宗法的父系社會。就像台灣的平埔族，棄狩獵變農耕、改父子相承的姓氏法為宗法制度的單一漢姓，他們都變成了漢人、漢姓、漢名、漢文化，只留下「基隆」（ketakalang）、「苗栗、貓狸」（bali）、「辦縣、彰化」（bapuzā）……等地名而已。下面略舉閩西粵東的「畬地名」：

武平縣：黃畬、黃心畬、黎畬、蘇畬、袁畬、張畬、洪畬、藍畬、茅畬、劉畬、坪畬、上畬、中畬、樂畬、黎畬鄉、洋畬、大畬、湘畬坑。

龍岩縣：黃畬、楊家畬、顏畬、郭畬、盤畬、培畬、小高畬、大高畬、林婆畬、下畬、上經畬、下經畬、冬瓜畬。

連城縣：胡畬、賴家畬、堯家畬、楊公畬、傅家畬、江公畬、李家畬、官畬、河畬、大畬、高畬嶺、下畬峽、畬部、園畬、西江畬、鴨畬、儒畬。

長汀縣：黃麻畬、翁家畬、林畬頭、新畬、芒畬、紅畬、下畬、中畬、上畬、姜畬、官畬、牛畬、心畬。

上杭縣：高畬、坪畬、畬坑、黃里、上畬。

永定縣：大畬、段畬、里家畬。

清流縣：林畬、賴畬。

寧化縣：南羅畬、洋畬、馮畬、楊畬、增畬、大羅畬、北羅畬、百種畬。

……以上閩西縣份。